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 & INTERPRETATION

HERMES

柏拉图注疏集

刘小枫 甘阳 ● 主编



戈登(J. Gordon)等 ● 著

戏剧诗人柏拉图

Plato as Dramatic Poet

张文涛 ● 选编 刘麒麟 黄莎等 ●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B502. 232/10

2007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 & INTERPRETATION

HERMES

柏拉图注疏集

刘小枫 甘阳 ● 主编



戏剧诗人柏拉图

Plato as Dramatic Poet

戈登(J. Gordon)等 ● 著

张文涛 ● 选编 刘麒麟 黄莎 等 ●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戏剧诗人柏拉图 / 戈登等著; 张文涛选编; 刘麒麟, 黄莎等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10

(经典与解释 柏拉图注疏集)

ISBN 978-7-5617-5575-4

I. 戏… II. ①戈…②张…③刘…④黄… III. 柏拉图(前 427~前 347) — 哲学思想 — 研究 IV. B502.2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33788 号



VI HORAE

上海六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Shanghai VI Horae Publishers, Inc.

企划人 倪为国

丛书主编 / 刘小枫 甘阳

特约编辑 / 何家炜

美术编辑 / 吴正亚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世界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中所有文字图片和版式设计等专用使用权为上海六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所有,

出版专有权归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书面许可, 本书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声像、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进行复制和转载, 除非在一些重要的评论文章中简单的摘引, 违者必究。

经典与解释 柏拉图注疏集

戏剧诗人柏拉图

戈登 等著

张文涛 选编 刘麒麟 黄莎 等译

统 筹	储德天
责任编辑	审校部编辑工作组
责任制作	李 瑾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电 话	021-62450163 转各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www.hdsdbook.com.cn
市 场 部	传真 021-62869887 021-62602316
邮购零售	电话 021-62869887 021-54340188
印 刷 者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x 1240 1/32
插 页	2
印 张	20
字 数	46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17-5575-4 / B·339
定 价	49.8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HERMES

在古希腊神话中，赫耳墨斯是宙斯和迈亚的儿子，奥林波斯神们的信使，道路与边界之神，睡眠与梦想之神，死者的向导，演说者、商人、小偷、旅者和牧人的保护神——解释学（Hermeneutic）一词便来自赫耳墨斯（Hermes）之名。

缘 起

自严复译泰西政法诸书至 20 世纪 40 年代,汉语学界中的有识之士深感与西学相遇乃汉语思想史无前例的重大事变,孜孜以求西学堂奥,凭着个人的禀赋和志趣选译西学经典,翻译大家辈出。可以理解的是,其时学界对西方思想统绪的认识刚刚起步,选择西学经典难免带有相当的随意性。

50 年代后期,新中国政府规范西学经典译业,整编 40 年代遗稿,统一制订新的选题计划,几十年来寸累铢积,至 80 代中期形成振裘挈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体系。虽然开牖后学之功万不容没,这套名著体系的设计仍受当时学界的教条主义限制。“思想不外义理和制度两端”(康有为语),涉及义理和制度的西方思想典籍未有译成汉语的,实际未在少数。

80 年代中期,新一代学人感到通盘重新考虑“西学名著”清单的迫切性,创设“现代西方学术文库”。虽然从选译现代西学经典入手,这一学术战略实际基于悉心梳理西学

传统流变、逐步重建西方思想汉译典籍系统的长远考虑，翻译之举若非因历史偶然而中断，势必向古典西学方向推进。

90年代以来，西学翻译又蔚成风气，丛书迭出，名目繁多。不过，正如科学不等于技术，思想也不等于科学。无论学界译了多少新兴学科，仍似乎与清末以来汉语思想致力认识西方思想大传统这一未竟前业不大相干。晚近十余年来，欧美学界重新翻译和解释古典思想经典成就斐然，汉语学界若仅仅务竞新奇，紧跟时下“主义”流变以求适时，西学研究终不免以支庶续大统。

西方思想经典即便都译成了汉语，不等于汉语学界有了解读能力。西学典籍的汉译历史虽然仅仅百年，积累已经不菲，学界的读解似乎仍然在吃夹生饭——甚至吃生米，消化不了。翻译西方学界诠释西学经典的论著，充分利用西方学界整理旧故的稳妥成就，接续清末以来学界理解西方思想传统的未竟之业意义重大。译界并非不热心翻译西方学界的研究论著，甚至不乏庞大译丛之举。显而易见的是，这类翻译的选题基本上停留在通史或评传阶段，未能向有解释深度的细读方面迈进。设计这套“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旨在推进学界对西方思想大传统的深度理解。选题除顾及诸多亟待填补的研究空白（包括一些经典著作的翻译），尤其注重选择思想大家和笃行纯学的思想史家对经典的解读。

编、译者深感汉语思想与西学接榫的历史重负含义深远，亦知译业安有不百年积之而可一朝有成。

刘小枫

2000年10月于北京

《柏拉图注疏集》出版说明

《柏拉图九卷集》是有记载的柏拉图全集最早的编辑体例，相传由亚历山大时期的语文学家、皇帝的政治顾问忒拉绪洛斯（Θράσυλλος）编订，按古希腊悲剧的演出结构方式将柏拉图所有作品编成九卷，每卷四部（对话作品 35 篇，书简集 1 种，共 36 部）。1513 年，意大利出版家 Aldus 出版柏拉图全集，史称西方近代印制柏拉图全集的开端，遵循的仍是忒拉绪洛斯的体例。

后来，欧洲学界兴起疑古风，这个体例中的好些作品被判为伪作。随后，现代的所谓“全集”编本迭出，有 31 篇本或 28 篇本，甚至 24 篇本，作品前后顺序编排也见仁见智。

俱往矣！古典学界约在大半个世纪前已开始认识到，怀疑古人得不偿失，不如依从古人受益良多。回到古传的柏拉图“全集”体例在古典学界几乎已成共识（Les Belles Lettres 自上世纪 20 年代陆续出版的希法对照笺注本 *Platon Œuvres complètes* 以及 Erich Loewenthal 在上世纪 40 年代编成的德译《柏拉图全集》均为 36 种+托名作品 7 种），当今权威的《柏拉图全集》英译本（John M. Cooper 主编，*Plato, Complete Works*,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1984，不断重印）即完全依照“九卷集”体

例(附托名作品)。

“盛世必修典”——或者说,太平盛世得乘机抓紧时日修典。对于推进当今中国学术来说,修典的历史使命当不仅是续修中国古代典籍,同时得编修古代西方典籍。中山大学比较宗教研究所属内的古典学研究中心拟定计划,推动修译西方古代经典这一学术大业。我们主张,修译西典当秉承我国清代学人编修古代经典的精神和方法——精神即:敬重古代经典,并不以为今人对世事人生的见识比古人高明;方法即:翻译时从名家注疏入手掌握文本,考究版本,广采前人注疏成果。

《柏拉图注疏集》将提供足本汉译《柏拉图全集》四十三篇(36篇+托名作品7篇),篇序从忒拉绪洛斯的“九卷集”。尽管参与翻译的译者都修习过古希腊文,我们主张,翻译柏拉图作品等古典要籍,当采注经式译法(即凭靠西方古典学者的笺注和义疏本译),而非所谓“直接译自古希腊语原文”(如此注疏体《柏拉图全集》在欧美学界亦未见全功,德国古典语文学界于1994年开始着手《柏拉图注疏全集》,体例从忒拉绪洛斯,到2004年为止,仅出版不到8种;Brisson主持的法译注疏体全集,90年代初开工,迄今未完成一半)。

柏拉图作品的义疏汗牛充栋,而且往往篇幅颇大。这个注疏体汉译柏拉图全集以带注疏的柏拉图作品译本为主体,亦收义疏性质的专著或文集。编译器当紧密关注并尽力吸取西方学界的相关成果,不急于求成,务求踏实稳靠,裨益于端正教育风气,重新认识西学传统,促进我国文教事业的发展。

刘小枫 甘阳

2005年元月

柏拉图注疏九卷集篇目

卷一

- 1 游叙弗伦（顾丽玲译）
- 2 苏格拉底的申辩（吴飞译）
- 3 克力同（罗晓颖译）
- 4 斐多（刘小枫译）

卷二

- 1 克拉底鲁（丁耘译）
- 2 泰阿泰德（观溟译）
- 3 智术师（观溟译）
- 4 治国者（洪涛译）

卷三

- 1 帕默尼德（萧殷译）
- 2 斐勒布（肖有志译）
- 3 会饮（刘小枫译）
- 4 斐德若（刘小枫译）

卷四

- 1 阿尔喀比亚德前篇（梁中和译）
- 2 阿尔喀比亚德后篇（梁中和译）
- 3 希普帕库斯（乔戈译）
- 4 情敌（吴明波译）

卷五

- 1 忒阿格斯
- 2 卡尔米德（丁耘译）
- 3 拉克斯（黄旭东译）
- 4 吕西斯（黄群译）

卷六

- 1 欧蒂德谟（陈建洪译）
- 2 普罗塔戈拉（刘小枫译）
- 3 高尔吉亚（李致远译）
- 4 美诺（郭振华译）

卷七

- 1 希琵阿斯前篇（罗卫平译）
- 2 希琵阿斯后篇（罗卫平译）
- 3 伊翁（王双洪译）
- 4 默涅克塞诺斯（魏朝勇译）

卷八

- 1 克利托普丰（张缨译）
- 2 王制（张文涛译）
- 3 蒂迈欧（徐戡译）
- 4 克里提阿（徐戡译）

卷九

- 1 米诺斯（林志猛译）
- 2 法义（程志敏译）
- 3 厄庇诺米斯（程志敏译）
- 4 书简（彭磊译）

杂篇（刘锋译）

（篇名译法以出版时为准）

目 录

导言：柏拉图的诗人面容（张文涛） / 1

戏剧诗人柏拉图

- 戈登 作为诗人和戏剧人的柏拉图（黄莎 译） / 33
- 布朗德尔 戏剧与对话：柏拉图对话的戏剧形式及其解读问题（张文涛 译） / 77
- 吉利德 《斐多》的戏剧结构（刘麒麟 译 张文涛 校） / 135
- 戈登 柏拉图对形象的运用（黄莎 译） / 213
- 奈丁格尔 远距离的看：柏拉图的写实性模仿与想象性模仿（王琴 译） / 263

柏拉图与诗的传统

- 佩恩 作为神话拟剧的《克力同》（罗晓颖 译） / 295
- 纳吉 泛雅典娜节上的荷马与柏拉图（乔戈 译） / 328

- 麦加希 柏拉图的俄耳甫斯世界(卓新贤 译) / 356
奈丁格尔 柏拉图对雅典悲剧的运用和批评(张如贵 译) / 389
奈丁格尔 柏拉图与雅典喜剧(胥瑾 译) / 443

重审诗与哲学之争

- 格里斯渥德 柏拉图论诗和修辞(张文涛 译) / 483
辛奈柯 古老的纷争:《王制》卷十中苏格拉底对诗的批评
(罗晓颖 译) / 524
德内恩 解决诗与哲学的古老纷争:柏拉图的奥德赛
(刘麒麟 译 张文涛 校) / 555

导言：柏拉图的诗人面容

设想柏拉图的作品丢了，哲学从亚里士多德开始，我们就根本无法想象这样一位古代哲人，他同时也是一位艺术家。

——尼采《柏拉图对话研读入门》

一、哲人的诗人面容

柏拉图是诗人？

如今，凡研究哲学的谁不知道，柏拉图是西方哲学史上的一位伟大哲人，诗人之名从何说起？的确，在坊间流行的无数西方哲学史撰中，尽管柏拉图都位居要席，但我们很难见到柏拉图是诗人、柏拉图的哲学著作是诗作这种说法，遑论认真对待者了。但是，此种状况很可能是现代哲学史书写者这些专门家的偏见所致，因为，在诗人笔下，柏拉图的真正本色早就得到过很好的揭示，比如，19世纪的大诗人雪莱就说：

柏拉图在本质上是一个诗人——他的意象真实而壮丽，他的语言富有旋律，凡此都达到了人们可能想象的最强程度。^①

比雪莱早两百多年的博学的诗人、学者锡德尼爵士，说得更细致：

任何好好研究柏拉图的人都会发现，虽然他作品的内容和力量是哲学的，它们的外表和美丽却最为依靠诗。因为全部都是依靠对话，而在对话中他虚构了许多雅典的善良市民，来谈那种他们上了大刑也不肯吐露的事情；此外，他那富有诗意的会谈细节的描写，如一个宴会的周到安排，一次散步的高情逸致等等，中间还穿插着纯粹的故事，如古格斯的指环等，不知道这些东西是诗的花朵的人，是从未进过阿波罗花园的了。^②

雪莱和锡德尼都写过为诗辩护的名作，尽管二人都清楚柏拉图在《王制》（旧译《理想国》）中对诗的著名批评，其辩护立场亦有所不同，但他们对柏拉图作品诗性特征的认定和推崇，却几乎没有两样。

其实，前述偏见恐怕也仅仅来自今人，距离柏拉图更近的古人，远为清楚哲人柏拉图的诗人面容。

比如，公元3世纪的第欧根尼·拉尔修在其著名的柏拉图传记中，就为我们透露了很多消息。据他说，柏拉图的对话写作

① 雪莱，《诗之辩护》，见《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第三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页139。

② 锡德尼，《为诗辩护》，钱学熙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页6。

受到了两名西西里诗人的深远影响，一位是喜剧诗人爱庇卡摩斯(Epicharmus)，另一位叫索福戎(Sophron)，写的是风格诙谐的拟剧(mime)。^①学习、模仿他们的柏拉图，极善于在其写作中塑造各种生动活泼的人物形象，描绘宴饮、诉讼、演说等等雅典公众熟悉的日常生活场景，就不足为怪了。因此，仅仅从这种渊源来看，我们已可清楚，柏拉图写的哲学对话，其实是文学戏剧，而且可能稍偏喜剧风格。

不过，柏拉图的戏剧怕不只有喜剧意味。公元1世纪左右，亚历山大的星象学家、柏拉图主义者忒拉绪洛斯(Thrasyllus)，将柏拉图的全部对话按四联剧(Tetralogy)形式编为后来成为权威的九卷集，^②似乎就在暗中提示柏拉图戏剧对话的悲剧底色，因为，由三部悲剧加一部萨提儿剧(笑剧)组成的四联剧，本为阿提卡悲剧竞赛的正规体例。忒拉绪洛斯似乎意在改进此前拜占庭的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 of Byzantium)的柏拉图对话三联剧(纯粹三部悲剧)编例，但是，三联剧也好，四联剧也好，这种内部分歧倒更显得是对柏拉图作品的悲剧意味、至少戏剧本性的进一步肯定。

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视荷马为悲剧诗人的领袖(《王制》598d)，既然如此，我们可以想见，柏拉图的写作怕是不会不与作为希腊诗之开端的荷马史诗有深厚渊源。其实，这一点古人也

① 参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上)，马永翔等译，辽宁人民出版社，2003，页175—180。详参J. Gordon, *Turning Toward Philosophy: Literary Device and Dramatic Structure in Plato's Dialogues*,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9, 页63以下。另外，其实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就已有有心人全面而细致地梳理过柏拉图的写作与爱庇卡摩斯及索福戎的关系了：J. M. S. McDonald, *Character — Portraiture in Epicharmus, Sophron, and Plato*,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Sewanee Tennessee, 1931(此书为作者的博士论文)。

② 参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上)，前揭，页201以下；详参H. Tarrant, *Thrasyllan Platonism*,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早就明白告诉过我们。比如公元3世纪时罗马治下的希腊人朗吉努斯(Longinus),在其诗学名著《论崇高》中就特别说道:

(就模仿荷马并同他竞赛而论),尤以柏拉图为出类拔萃,他引导荷马那源泉的无数小溪流入他自己的文章里。……要不是他全心全意要与荷马竞夺锦标,柏拉图决不能在他的哲学芳园里使得百花齐放,也不能同荷马一起踟躅于诗歌和词藻的幽林。^①

关于柏拉图之为诗人,不妨再看一个证据。一般认为,柏拉图主义者、新柏拉图主义者这些柏拉图后学,大多是教条性的形上学家,都热衷于从柏拉图的对话中抽绎、发展形而上学体系。尽管这种看法不无道理,但鲜有人注意的是,其实,他们并非都不知道自己的宗师写的是诗。比如,5世纪时著名的新柏拉图主义者普若克洛斯(Proclus),就不仅领会了柏拉图写诗的精神,而且进一步加以发扬,直接写起颂诗(祷歌)来,其气魄可谓直追荷马的颂神诗。在普若克洛斯眼里,柏拉图的《蒂迈欧》和《帕默尼德》这些对话,完全就是一首首庄严宏伟的颂神诗,哲人柏拉图,当然是个诗人。^②

就文本而言,柏拉图的哲学戏剧的确与雅典戏剧相当一致,主体部分都是不同人物之间的对话,所以,对话与戏剧二词在这里基本可以换用。不过区别是有的,雅典戏剧、尤其悲剧中的对

① 朗吉努斯,《论崇高》,见《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页97—98。

② 参 R. M. Van Den Berg, *Proclus' Hymns: Essays, Translations, Commentary*, Leiden, 2001, 页23—26。直到19世纪,这种颂诗写作传统还被可谓最后一个著名的新柏拉图主义者托马斯·泰勒(Thomas Taylor)继承着。

白都是押韵的诗句，但柏拉图的对话是散文。因此，拉尔修援引亚里士多德的看法，认为柏拉图的“对话文体处于诗歌和散文之间”（《名哲言行录》，前掲，页192）。其实在《诗学》中，亚里士多德将他的老师柏拉图写的那种苏格拉底对话就归在诗的行列，尽管它不押韵，但它与索福戎等人的拟剧一样，都出自模仿，而模仿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才是诗的根本。^①

据说，青年柏拉图是个悲剧诗人，但他在决意跟随苏格拉底学哲学时候，一把火烧掉了自己的全部诗作。这似乎表明了柏拉图与诗决裂的绝然姿态。但柏拉图真的放弃诗艺了吗？现在看来，事情恐怕没这么简单。对柏拉图的写作技艺理解深透的现代哲人、诗人尼采就看得很清楚，柏拉图恰恰将各种希腊诗艺集于了一身：

如果说悲剧吸收了一切早前艺术种类于自身，那么，这一点在特殊意义上也适用于柏拉图的对话，它通过混合一切既有风格和形式而产生，游移在叙事、抒情与戏剧之间，散文与诗歌之间，从而也打破了同一语言形式的严格的古老法则。^②

总体而言，柏拉图的写作从其汲取养份的文学类型，至少有六种：史诗、抒情诗、悲剧、喜剧、演说术和历史散文。^③就神话

① 亚里士多德，《诗学》，罗念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页4(1147b)，并参同页罗念生注5。

② 尼采，《悲剧的诞生》，周国平译，北京三联书店，1986，页59。

③ 参 Martha C. Nussbaum, *The Fragility of Goodnes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页123。另参 A. W. Nightingale, *Genres in Dialogue: Plato and the Construct of Philosophy*, Cambridge, 1995。

诗人而言,柏拉图的写作与之相关的,除了荷马,还有俄耳甫斯、赫西俄德和品达。另外,柏拉图的写作与(伊索)寓言这种文类也有不小关系。^①通过模仿、戏仿、挪用等手段,柏拉图将这些诗艺统统吸收进来,或继承发展,或批评改造,最终创造出了一个极为特别的对话世界、戏剧世界。

不过,如果说柏拉图的哲学作品是戏剧,是诗,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诗?说柏拉图是诗人,我们自然不是要否定他是哲人,但将柏拉图的哲学作品视为诗,对我们理解柏拉图的哲学来说,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如果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看法,诗是模仿,那么,柏拉图的诗模仿什么?至少可以说,柏拉图的诗模仿的对象之一就是行动中的哲学生活。^②也就是说,柏拉图的哲学对话,用诗的方式展示了哲学生活本身。在他无形的戏剧舞台上,哲人苏格拉底是一个主角(英雄),苏格拉底通过沉思和言谈在其生死中践行的哲学生活,就是柏拉图哲学戏剧的首要情节(故事)。

因此,柏拉图通过戏剧写作向我们表明的是,哲学首先不是一套“观念”,一种通过概念、推理来构成的“思想体系”、“形而上学体系”,而是不断地思考这些观念或体系、无止境地追求智慧的行为本身。如果称前者为“言辞”、后者为“行动”,那么,哲学就不只是“言辞”,更是“行动”,而且首先是“行动”。只有将“言辞”和“行动”结合起来,才能完整理解哲学的含义,如果只着眼

① 如参 L. Kurke, "Plato, Aesop, and the Beginnings of Mimetic Prose", *Representations*, Berkeley Spring 2006, 页 6—52。

② 按 J. Gordon(前揭书,页 77—78)的说法就是:“苏格拉底的对话是对哲学行动的一种模仿,通过语言媒介,它模仿以使人转向哲学生活为目的的对话。模仿的对象是哲学对话;媒介是语言;形式是对话;效果是将人引向哲学生活。这种诗必需的元素应该是:思想、性格、情节、言词、场景。”